

沸流集

高句丽及辽东史地论稿

梁志龙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沸流集

高句丽及辽东史地论稿

梁志龙 著

© 梁志龙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沸流集：高句丽及辽东史地论稿 / 梁志龙著. —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205-08267-3

I. ①沸… II. ①梁… III. ①高句丽—民族历史—中国—文集 IV. ①K2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19341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http://www.lnpph.com.cn>

印刷：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85mm × 260mm

印 张：21.25

插 页：2

字 数：470千字

出版时间：2015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艾明秋 娄 瓴

装帧设计：琥珀视觉

责任校对：周晓云 等

书 号：ISBN 978-7-205-08267-3

定 价：128.00元



2006年9月，作者在发掘桓仁大恩堡石柱之前的留影

序

志龙兄的大作《沸流集》付梓，命我作序。我从未曾为人作序，且对志龙兄的研究领域所知甚少，故建议另请前辈先生或对这一领域有精深研究者为之，怎奈志龙兄执意不允，只得从命。

《沸流集》所收文章以研究高句丽历史为主，有以下主要内容。

一、对高句丽族名、始祖名（朱蒙）、王名的研究

古代文献中高句丽族名还有高句骊、高丽、高骊、句丽、句骊等写法和异称；关于其含义也有“山川迂曲”、“山高水丽”、“大城”、“高大的黑马”、“双足驰行于高山曲谷间之部族”、“介、莱两族的合称”等不同的解释。高句丽族名及其含义，是研究高句丽历史首先遇到的问题。《沸流集》开篇《高句丽名称考释》中，提出句丽是一个词意屡经更替的名称，它源于朱离，朱离本指太阳，渐渐而为日出之野的地名，再衍而为东夷民族的泛称，最终乃为句丽一族的专有名词。

朱蒙是高句丽的始祖，也称为东明、邹牟、中牟、众解，其间关系亦众说不一。《朱蒙考源》一文认为，朱蒙、东明、邹牟、中牟四者音近义同，仅有字形差别而已；众解与上述三名有异，应是朱蒙的真正别名。并考证朱蒙一词最初也是太阳的称谓，渐后成为崇日民族的始祖神，再后，作为政巫合一的称号，乃有王的含义。《善射为朱蒙新解》一文，进一步考证朱蒙并非高句丽和夫余民族固有的词汇，相对这两个民族来说，应是外来语，语源来自中原。善射亦不是朱蒙的本义，而是引申义。

高句丽共有28代王，许多国王的名号相似或相同。《高句丽国王名号相似现象的分析》一文认为，一些名号不是真正的名号，如“明”、“琉璃”皆为太阳之意，被作为一个近乎国王的沿袭称谓，亦是高句丽日崇拜的反映；另有一些名号，乃是族称的移用，如“弗利”即夫余。

二、对高句丽隧神的研究

隧神，又作禊神，是高句丽崇奉的一位重要神祇，论者或曰洞神，或曰水神，或曰女神，或曰穗神。其职掌亦有司农事丰收、人口繁殖，等等，莫衷一是。《高句丽隧神考》经过考证认为：隧神原为高句丽传说中的女性始祖，亦即原始宗教中的社神，祭社水边，因而转作河伯。隧神与中原传说中的女娲共点甚多，为同源异流。

三、对今浑江、五女山名称及其关系的研究

高句丽第一代王朱蒙，“至卒本川，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

作官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关于沸流水，亦有朝鲜大同江支流、鸭绿江、小辽水（浑河）、浑江及其支流富尔江多种比定。《沸流杂考》主今浑江及其支流富尔江为古沸流水说，“富尔”为“沸流”的音变，而“沸流”则为“夫余”之音变。

位于今浑江右岸的桓仁五女山山城，即高句丽第一都纥升骨城。关于山名来源，有“古有五女屯兵其上，因以为名”云云。五女山亦称“五余山”，五余亦即夫余，五余山最初应称“夫余山”，后讹为五女山。

以上观点，想读者定会见仁见智。我于音韵训诂是门外汉，不敢置喙。但是我认为，对于周边非汉部族的人名、地名等专用名词，如果拘泥于中国史书的字面音义去理解、研究，难免望文生义，误入歧途。在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频繁的背景下，周边非汉部族借用中原汉语词汇的音义、中原翻译非汉部族的词汇（意译），或以汉字记录其语音（音译）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并被史家记入古代文献中，如果不加甄别，就无法揭示这类词汇的真实含义。因此，上述观点是否允洽可置而不论，而这种运用以声考义、以义正音的传统方法，研究古代文献中涉及非汉部族的一些专有词汇是值得肯定的，有助于推动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

与上面介绍的几篇旁征博引、洋洋万言的论文不同，一些札记类的学术短文，考证名物、校勘纠错，亦多有发明。如高句丽墓葬中常见的一端有穿孔的小条石，即为《翰苑·高句丽》所称高句丽人“佩刀砺而见等威，插金羽以明贵贱”中的“砺”，也就是磨刀石（《高句丽史札五则》）；通沟12号高句丽壁画墓“斩俘图”，行将被斩之人跪地“曳一脚”，据此姿势，断定其为高句丽人（《斩俘图小议》）；现今东北地区农家院中常见的干栏式粮仓，即《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说“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名之为桴京”之桴京。《周书·高句丽传》“登高”为“高登”的误倒（《高句丽史物小考》）；《好太王碑》“连葭浮龟”之“葭”乃蝦（虾）之借字，“连葭浮龟”实为“连虾浮龟”（《高句丽史地拾零》），等等。

还应特别提到的是，《本溪日报》连载的《山水走笔》组文，以及《话说本溪长城》、《本溪历史上中草药的利用与开发》等，在介绍地方山川、物候、地名、掌故，普及传播乡土文化知识上，亦有功焉。普及传播乡土文化知识，是文博基础工作之一。由此想到由于国家、省、市、县四级文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不考虑各层级的人员构成和职能，考核专业技术人员都以发表著作、论文的数量多少作为统一的衡量标准，导致大家都为评职称忙着去著书立说、写论文，结果是买版面、挂名作假、剽窃抄袭屡见不鲜，制造了无数垃圾；而基层文博单位承担的制作藏品档案、文物保护单位档案、普及文物保护法及乡土文化知识等基础工作，因不能作为评职晋级的业绩，费力不讨好，其境遇自然就可想而知了。此为题外话，自有肉食者谋之。

志龙兄由“文革”而中断学业的“文学青年”，因受知于舒群先生，得以从本钢铁焦化厂调到市地方志办公室，再到市博物馆（《怀念——谨以此文献给舒群先生九九诞辰》），并到南开大学博物馆专业进修学习，1990年任本溪市博物馆副馆长。当时我供职于朝阳市博物馆，每年省里开会都有一两次见面机会，除了一定要小酌几杯外，还要聊一些本地的考古发现、正看哪些书籍之类的话题。志龙兄一直致力于高句丽与辽东

地区的历史考古研究，考朱蒙、辨沸流，勤恳自学，建树颇多，卓然成家。志龙兄每有大作发表，能见到的我都要认真拜读，常有耳目一新之感，今借此机会又将书稿通读一遍，再受教益。虽仍不得要领，愿学焉，并介绍与读者诸君。

权以为序。

田立坤

甲午闰九月于沈阳忧乐斋

目 录

序	田立坤 (1)
高句丽名称考释	(1)
朱蒙考源	(11)
“善射为朱蒙”新解	(21)
高句丽国王名号相似现象的分析	(26)
高句丽隧神考	(35)
高句丽儒释道三教杂论	(44)
高句丽前兆迷信略论	(53)
高句丽史札五则	(58)
高句丽史摭遗	(66)
高句丽史地拾零	(73)
高句丽史物小考	(80)
高丽赤鹰	(84)
“斩俘图”小议	(85)
泉氏家族世系及其事略	(87)
关于高句丽两座土城的一点思考	(95)
关于高句丽建国初期王都的探讨——以卒本和纥升骨城为中心	(102)
梁貊略说	(118)
哥勿考辨	(127)
沸流杂考	(135)
高句丽南北道新探	(143)
高尔山城始筑年代考辨	(154)
集安麻线高句丽碑试读	(168)
高句丽带扣研究	(176)
关于早期长城行经本溪地区的推论	(192)
辽代正州考	(200)
太子河名称考实——兼说衍水	(206)
也说三韩	(212)
高家奴、老鸦山寨及平顶山	(221)

明代本溪水洞的名称·····	(224)
明代鸦鹑关考·····	(227)
“佟登为努尔哈赤岳父”驳辨·····	(251)
本溪历史上中草药的利用与开发·····	(261)
五女山,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273)
步入地下的莲花世界——桓仁米仓沟壁画墓发掘杂忆·····	(282)
话说本溪长城·····	(290)
山水走笔·····	(296)
方物写生·····	(307)
怀念方起东先生·····	(315)
怀念——谨以此文献给舒群先生九九诞辰·····	(318)
作者主要论著目录·····	(329)
后记·····	(332)

高句丽名称考释

一、小引

高句丽名称写法的繁乱最为感人，忽甲忽乙，没有定规。“且夷狄之名，古书不必皆同”^[1]，究其原因，当系史家对边疆民族情况缺乏了解，耳闻其音，不察其意，仅凭主观印象，随笔拈来同音字拟代，于是臆造了一堆不同的称谓。

高句丽常见的称谓：高句丽、高句骊、高丽、高骊、句丽、句骊；偶见的称谓：高夷、槁离、高离、高俚、驹丽^[2]。

种种异称尽管读音相同或切近，但因字形的差别，后人的诠释也就歧义纷出。

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句”下云：“凡地名有句字者，皆谓山川迂曲，如句容、句章、句余、高句骊皆是也。”^[3]朝鲜李肯翊编《燃藜室记述》载曰：“高丽取山高水丽之意，盖山水之胜，甲于天下。”^[4]日人白鸟库吉据《三国志》“沟娄者，句丽名城也”一语，考证高句丽意即大城^[5]。今人有据“骊”字，提出“高骊即高大的黑马”^[6]。又据字形字义，认为高句丽得名于所处地理环境，意指“双足驰行于高山曲谷间之部族”^[7]。还有人推论，高、句两字乃重音连绵词，皆由介转，丽为莱转，高句丽即介、莱两族的合称^[8]。

论者如此之多，观点如此之繁，看来，高句丽一名隐含的深邃奥秘，仍需探索。

二、句的读音

1993年，集安市博物馆《高句丽研究文集》面世，封面上方系书名的汉语拼音，句字注ju^[9]，见者多曰：“错了，应作gou。”考证高句丽名称的学者，也都强调“句要读勾”^[10]，或作注释：“句字应读为gou”^[11]，甚至某些书中，高句丽径直印作“高勾丽”。不知《高句丽研究文集》封面作者有意或是无意，他标出了此处“句”字的另一个正确读音。

高句丽的“句”是重音字，不仅读“勾”，亦可读“驹”。

《说文》：“句，曲也，从口，丩声。”段注古音：“古候切”，今音“九遇切”。其实，段氏未察，许慎释“句”为曲，乃以叠韵为训，曲，即是句意，也暗示了它的另一个古音。

《尚书·贿肃慎之命》：“武王伐东夷，肃慎来贺。”晋孔晁传：“海东诸夷，驹丽、扶余、驩狍之属。”驹丽，显系句丽，《集韵》：“驹丽，国名。”又云：“驹，俱遇切。”读俱。《经典释文》：“驹，音俱。”

《资治通鉴·晋纪》：“高句丽数寇辽东。”注：“句，如字，又音驹。”该书这样的注文达七、八条之多，证句丽可读驹丽。

张博泉《夫余史地丛说》介绍：“唐礼言《梵语杂名》高句丽为Mukuri，音译为亩俱理。”^[12]无疑，俱乃句音的直译，句读俱。

再举几个间接的例子。1.《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南大荒之中隅，有偏句、常羊之山。”《淮南子·坠形训》：“西南方曰编驹之山。”编驹即偏句，句读驹。2.《山海经·海外北经》：“拘纁之国在其东，……一曰利纁之国。”《淮南子·坠形训》有“句纁民”，句纁即拘纁，句读拘，其音近利，故又称利纁。3.《说文》：“驹，天寒足驹也，从足，句声。”句声何读？段注：“其俱切。”读曲，高诱注《淮南子·泛论训》：“句襟，今衣曲领。”亦训句为曲，皆与许慎“句，曲也”相合。句和曲的声母现今分别为j、q，古时当为同纽，共读一音，即驹。清代学者严可均曾谓：句有瞿、钩两音^[13]，瞿与曲音同，《说文》：“瞿，读若章句之句。”

句之句、驹两音，古韵每每并于同部，求证《诗经》，知其确然。《诗·大雅·行苇》：“敦弓既句，即挟四鍤。四鍤如树，序宾以不侮。”句、鍤、树、侮同韵。《诗·小雅·皇皇者华》：“我马维驹，六轡如濡。载驰载驱，周爰其諏。”驹、濡、驱、諏同韵。《诗·陈风·株林》：“乘我乘驹，朝食于株。”驹、株同韵。现代汉语韵母中的u、ou及ü，古代似无严格界分，故可互作诗韵。《广韵》“俱类”载有“俱、朱、无、于……句、戍、注、具”等字，从这些同韵字中，我们不是可以默默悟出，句字读驹或俱，也是一个古音吗？

考出句字古音读驹之后，我们并不否定句字古亦读句，相同的一个字在“高句丽”一词中发出两个不同的音，这是古代民族之间语音差异而产生的正常现象，无足为怪。

三、朱和离

现在，我们跳到和句字同音的另一个字上来：朱。

《广韵》：“朱，章具切。”段玉裁亦云：“章具切。”读句。今普通话中标准音读zhu，然而山东半岛及辽东沿海一带，zhu音，仍读ju。比如，朱砂读作“居砂”，铸造读作“句造”，小猪崽子读作“小驹崽子”。无独有偶，今湖北一些地方，亦读句作朱音，如诗句读作“诗朱”，一万句读作“一万朱”，等等。朱、句两音的互读，乃是古代方音的袭传。《诗·大雅·行苇》中的“句”，如若读朱，以今音比较，则与树、侮叶韵更切。我们再从朱、句的同音字上寻找证据。《山海经·海内北经》有“据比之尸”，今人袁珂疑据比即《淮南子·附形篇》中的“诸比”^[14]，诸音朱，据音句，诸、据声同故转，朱、句亦应相通。《山海经·海内东经》有“居繇国”，《三国志》注引《魏略》则作“属繇”，属，读嘱，音朱，居，音句，又证朱、句当通。综上，我们提出如下观点：高句丽之句，本作朱，朱而变句，乃是古音通假、因音借字的结果。诚如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所云：“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

关于朱的解释,《说文》云:“朱,赤心木,一在其中。”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朱字,“一”常被圆点代替,郭沫若说:“作一横乃是圆点之演变。”^[15]圆点或一横,实乃“赤心”的指示标志,说穿了,就是悬于树中的太阳象形。所谓赤心木,应即扶桑。《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传说中扶桑的模样厘定为字,便是朱。因那圆点,朱字有了太阳的颜色和意义。《广雅》:“朱,赤也。”《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朱,火色也。”有趣的是,东方神鸟凤凰、东方之牲鸡,它们的叫声或被叫声,都是朱音。《广雅》:“凤凰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风俗通》:“呼鸡曰朱朱,俗说,鸡本朱氏翁化而为之,今呼鸡曰朱朱也。”《说文》则云:呼鸡曰𪇑𪇑,“读若祝”。你听,足足、祝祝,不就是朱朱吗?而那雄凤“即即”之鸣,不就是鸡鸡吗?它与句音又是何等相近!凤有“鹑火之禽”、“阳之精”之称,鸡有“火阳精”之称,两者实是阳乌的化身,可谓鸟化的太阳。阳乌,亦称三足乌,《论衡·说日篇》:“日中有三足乌。”《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乌。”高诱注:“为三足乌。”《玄中记》载有大树桃都,“上有一天鸡,日初出,则光照此木,天鸡则鸣,群鸡则随之鸣”。这则关于鸡的神话,应是扶桑的改写,人们将太阳和阳乌分开,于是有了日照和鸡鸣两个节拍的应和。朱朱和即即(句句),当是东夷人对太阳最初的称谓,因此扶桑才有了朱字之形,阳乌的化身凤和鸡,才有了朱朱之鸣或被唤作朱朱。那个朱氏翁,该是拟人化了的太阳或者阳乌。现在我们明白了后人所以称太阳为“朱明”,称日光为“朱光”的原因了。“日者,人君之象”,由此也明白了那些自喻太阳的历代君王们,何以要用一袭袭“朱袍”,装扮起自己。

高句丽的丽,亦作离。《释名》:“离,丽也。”注引《序卦》:“离者,丽也。”《好太王碑》“碑丽”,《晋书》则作“裨离”。离、丽相通。

离是什么?《广韵》:“离,明也。”离在《易·明夷》中是一个卦名,《说卦》:“离也者,明也。”又云:“离为火为日。”《左传·昭公五年》记庄叔卜易,遇《明夷》之《谦》,楚丘告曰:“明夷,日也。”又曰:“离,火也。”并云:“日之谦,当乌。”杜注:“离为日为乌。”乌,阳乌之省。《春秋元命苞》又云:“离为鸾。”《说文》:“鸾,赤神灵之精也,赤色五彩,鸡形。”鸾乃凤鸟,亦是阳乌之属。离为明为日,其实就是太阳。《说文》:“阳,高明也。”《诗·小雅·湛露》毛传:“阳,日也。”离为火,也和太阳有关。《淮南子·天文训》:“火气之精者为日。”离和朱的意义相互比照,两者几无区别,都是关涉太阳的词汇,都和太阳名称有着直接的关系。

依据句通朱、丽通离的分析,句丽两字组合可作朱离,离通明,又可作朱明。朱明,正是太阳的另一个名称。《广雅·释天》:“朱明、曜灵、东君,日也。”宋玉《招魂》:“朱明承夜兮,时不可淹。”注:“朱明,日也。”离通阳通明,离字结构的“阳离”和“明离”,也是太阳。屈原《天问》:“天地纵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阳离,旧注谓“人离阳气则死”,实则强解,阳离应即朱离,大鸟,或指阳乌。此句所问,显然应和太阳有关。郭璞注《山海经·海外东经》有明离一词,当与阳离相同:“然则羿之销明离而死阳乌,未足为难也。”此句似可作屈

问注脚。《天问》另有“羿焉弹日，乌焉解羽”两问，王逸注：“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此和“阳离爰死”句当是一事。离为日为乌，由日中阳乌演化而来的朱鸟，遂有了长离的名称。《文选》张衡《思立赋》：“前长离使拂羽。”注：“长离，朱鸟也。”离为鸾，鸾亦阳鸟，由鸾而来的比翼鸟亦被称作了长离，元《琅嬛记》：“南方有比翼鸟，……总名长离。”《山海经·海外南经》：“比翼鸟在其东。”注引吴任臣云：“即蛮蛮也。”《博物志·异鸟》：“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蛮，即鸾。朱离、阳离、明离、长离，追其根本，都是太阳。高句丽祭日祀典及头插鸟羽的图腾遗俗，正与日和阳乌有关，与朱离、长离等名称所示含义，亦相吻合。

朱离初是东夷人对太阳的称谓，渐后，成了地域名称，泛指“东表之地”，其范围相当于《尚书大传》所记的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樽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之。”即史书中的禺夷（嵎夷）。禺夷即朱夷或离夷，禺，通朱，《庄子·达生》：“紫衣而朱冠。”《释文》：“朱，司马本作俞。”《山海经》中的“离朱”，有时则作“离俞”。俞、禺同声，朱即同俞，当亦通禺，禺夷，即朱夷。《史记·赵世家》：“赵攻燕，取狸阳城。”《正义》云：“按燕无狸阳，疑狸字误，当作渔阳。”渔音禺，狸音离，因音借字，渔乃作狸，故离、禺亦通。朱离两字，最初当是一个重音连绵词，它的产生应该源于朱朱。“朱朱”读音渐趋顿促，后一个缀音转重，变成了“离”音，推测上古之时，两字不仅意同，而且音同。古时有明目之人叫离朱，又作离娄，朱、娄音近，故两者通假，离娄又被颠倒而作娄离，这个小小的变化，说明朱（娄）和离互换位置无伤词意，表现了重音连绵词的特点。

作为地域名称的朱离，慢慢地又成了东方民族的泛称，就是说，居于嵎夷之野的民族，被人统称为朱离。这点，我们从东夷许多民族的名称上，可以找到朱离若隐若现的影子。比如，朝鲜可读朱夷^[16]；新罗古读斯罗，罗通离^[17]；沃沮又作夫租^[18]，沮音句，租音朱；夫余，前已考证，余音通朱通离。然而，诸族之中最好地保持了朱离音声原色者，莫过于句丽了，句丽两字，比较准确地承袭了朱离的读音。句丽，原是朱离的翻版。

四、朱离和昧

我们再从东夷乐舞入手，进一步探讨朱离和句丽的关系。

东夷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早在夏朝少康之时，就曾“宾于王门，献其乐舞”。夫余“行人昼夜，好歌吟，音声不绝”，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马韩五月、十月祭鬼神，“昼夜酒会，群聚歌舞”，舞则“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辰韩“俗喜歌舞、饮酒、鼓瑟”。秽人祭天，也是“昼夜饮酒歌舞”，名曰“舞天”。高句丽“俗好歌舞”尤甚，“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互为“倡乐”，故此“汉时赐鼓吹伎人”^[19]。葬礼本是悲哀的，然而高句丽的葬礼却弥漫着浓厚的歌舞气氛，“葬则歌舞作乐以送之”^[20]，乐舞几乎渗透了生活的每个角落。

东夷出色的歌舞，早已产生了“名家效应”。先秦时期四夷乐舞传入中原，其中

东夷乐舞的名称叫作朱离，犹如后来的高丽舞得名高丽，百济乐得名百济一样，此舞的名称，亦应源于产生的民族，这个民族，便是朱离。作为乐名，朱离又作株离、侏离、兜离。

《尚书大传·虞夏传》：“阳伯之乐，舞株离。”注：“株离，曲名也。”《公羊传·昭公二五年》：“以舞大夏。”汉何休注：“东夷之乐曰朱离。”班固《白虎通》：“南夷之乐曰兜，西夷之乐曰禁，北夷之乐曰昧，东夷之乐曰侏离。”或因辗转误传，四夷乐名屡生差错，朱离又被视作西方之乐。《周礼·春官》：“鞀鞀氏，掌四夷之乐。”郑玄注：“东方曰昧，南方曰任，西方曰株离，北方曰禁。”疏引《虞翻传》又做说明：“东夷之乐曰侏离”。

朱离之外，东夷歌舞还有另一个名字：昧。《周礼·春官》：“昧师掌教昧乐，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大飨亦如之。”《礼记·明堂位》：“昧，东夷之乐也。”《文选》班固《东都赋》：“僭侏兜离。”李善注：“东夷之乐曰侏。”《集韵》：“侏，东夷乐名。”《玉篇》：“昧，东夷乐名。”昧、昧、侏，字形虽有变化，其音却同，读“莫或迈”，应是貉的同音异写。古人读貉，亦分两音，一是莫，二是迈，与昧全同。

东夷之乐的两个名称，揭示了朱离和昧的同一关系。《旧唐书·音乐志》：“东夷之乐曰昧离。”昧离即朱离，这里，昧和朱离合二而一了。该书载录《高丽乐》、《百济乐》之后，又云：“此二国，东夷之乐也。”明确提出东夷之乐朱离就是高丽乐和百济乐。《旧唐书》画了一个等式，唐时高丽和百济的歌舞，等于上古时期的东夷乐舞朱离。唐初，夫余等东夷民族早已被高句丽吞灭，此时高丽乐舞作为东夷乐舞的代表，乃是合乎情理之事，正如民族朱离之称衍为句丽一样，乐舞朱离亦变作了高丽乐。基于此点，我们不能不作句丽就是朱离的认同。对此，我们再做如下考证。

当我们寻检出朱离一名昧的记载之后，不能不以吃惊的目光来读《后汉书·高句丽传》中的一句话：“句丽一名貉耳。”

乐舞名称朱离和昧，民族名称句丽和貉，两两相对，如榫如卯，竟然毫无龃龉地结合了，句丽就是朱离的论说，获得了一条坚证。

朱离乐舞主要用于祭祀和宴享，它同高句丽及其附近民族祭祀时饮酒歌舞的风俗别无二致。汉代祭祀祝融之歌《朱明》，当脱胎于“朱离”。朱离乐舞的形式，也具有高句丽等东夷民族尚武色彩。《白虎通》引乐元语曰：“东夷之乐持矛舞。”又云：“东方持矛。”这是征伐之象的艺术再现。史载，高句丽“习战斗，好寇钞”，素以弓矛著世，兵器中有“甲弩箭戟稍矛铤”，夫余“以弓矢刀矛为兵”，东沃沮“便持矛步战”，秽人则“作矛长三丈，或数人共持之”^[21]，大得吓人。近年，高句丽国都集安地区，出土了众多的铜铁之矛，分类划型，达十余种^[22]。朱离乐舞所持道具和高句丽等东夷民族所用兵器的一致性，进一步说明了句丽和朱离的相同。

五、果下和距虚

高句丽的“丽”字，多附马旁，作𠂔，𠂔乃纯黑之马，有人据此推测高句丽的图腾

对象是马^[23]。其实，高句丽是鸟图腾的民族，崇拜太阳和那鸟一样的阳鸟。但是我们承认，高句丽名称和马的过从甚密，把马拴在高句丽名中，非独骊字如此，句，不也曾写作驹吗？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说，它和高句丽名称本源虽然无涉，却与高句丽的果下马有关。

果下马是高句丽著名方物。《北史·高句丽传》：“出三尺马，云本朱蒙所乘马种，即果下马也。”《太平寰宇记·高句丽》：“有马皆小，便登山，本朱蒙所乘马种，即果下马也。”高句丽始祖朱蒙，本是夫余王子，夫余“出名马”，朱蒙少时，其父“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其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24]果下马，按《北史》所言，大概就是朱蒙得到的这些瘦马的遗种。还有一个传说，见《翰苑》注引《高丽记》：“马多山在国北。高骊之中，此山最大。……夷人长老相传云，高骊先祖朱蒙从夫余至此，初未有马，行至此山，忽见群马出穴中，形小而骏，因号马多山。”“形小而骏”，恰具果下马的特征。果下马是古代东北山地和朝鲜半岛普遍生存的马种，可谓东夷特产。《三国志·涉传》：“又出果下马，汉桓帝时献之。”裴注：“果下马，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故谓之果下。”《旧唐书·百济传》：“武德四年（621），其王扶余璋遣使来献果下马。”高句丽多次向中原政权贡献的马匹，大概也是这种马吧。

果下马如此有名，周秦之际，中原地区是否知悉？答案是肯定的。不过，那时该马不称果下，而名距虚。

《逸周书·王会解》：“北方台正东，高夷：𪛗羊，𪛗羊者，羊而四角；独鹿、邛邛、距虚，善走也。”晋孔晁传：“独鹿，西方之戎也。”误，该文所记方位为“北方台正东”，故与西方无涉。高夷，孔晁传：“东北夷高句丽。”𪛗羊、独鹿、邛邛、距虚，应是高句丽贡献的方物名称，邛邛、距虚，亦被视作一物，连作邛邛距虚。

距虚写法多异，𪛗虚、𪛗虚、巨虚、钜虚、俱虚，种种名称，字形稍异而声音皆同，循声而去，原来都是朱离或句丽的摹音，距、朱、句音同，虚、离、丽音近。同乐舞朱离一样，距虚，也是因产地朱离得名。

距虚与果下本为一马，我们找到了许多线索。一、两者都是东北方物。《山海经·海外北经》：“有素兽焉，状如马，名曰𪛗𪛗。”郭璞注：“即邛邛距虚也。”《吕氏春秋·不广篇》：“北方有兽，名曰𪛗，……𪛗有患害也，𪛗距虚必负其走。”前引《逸周书》，把它列为北方台正东高夷的方物，所证更凿。二、果下马形体矮小，距虚亦然。《说文》段注引张揖曰：“距虚，似驪而小。”《逸周书》孔注：“距虚，野兽，驪驪之属。”《玉篇》：“距虚，兽，似驪。”《古今注》：“驪为牝，马为牡，生距。”三、距虚善走，具有果下马“便登山”的特点。《逸周书》：“距虚，善走也。”《穆天子传》：“邛邛距虚走百里。”《尸子》：“距虚不择地而走。”尸子之言，最可玩味，高句丽“多大山深谷，无原泽”，果下马何地可择？“不择地而走”，正是果下马“便登山”的写照。距从足，示其善走，𪛗从山，当是“便登山”的缘故吧。四、果下一词，古音与距虚相关。《周礼·春官》：“东龟曰果属。”郑玄注：“杜子春读果为裸。”《逸周书·王会解》：“狡犬者巨身，四足果。”果亦

读裸。《集韵》：“果，鲁果切。”音同骡。“距虚似骡”，果当由骡来。下，上古音读户或许，通虚。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列入五部，韵同女、栩、处、宇等。《诗·召南·采蘋》：“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下、女叶韵。《诗·陈风·东门之枌》：“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栩、下叶韵。《楚辞》中下字用韵亦多如此。因而果下可读“骡虚”。不独马称果下，牛之小者，亦有是称。郭璞注《尔雅·释畜》：“摆牛廋小，……又呼果下也。”果下释为“果树下行”，实是望文生义的附会。《山海经·东山经》记有朱孺云：“有兽焉，其状如狐而鱼翼，其名曰朱孺。”郭注：“孺音儒。”如狐之鱼朱孺，显然是距虚的异书。综上，果下和距虚，还能分开吗？说点题外话，马之小者称距虚，人之小者，谓之侏儒，朱、距一音，儒，《说文》：“从人，需声。”需与虚音同。《山海经·海外南经》有周饶国，又称焦饶国，后者亦见《大荒南经》，郭注：“其人长三尺，穴居”。今人袁珂云：“周饶、焦饶，并侏儒之声转”。有趣的是果下高三尺，侏儒亦高三尺，人马等高，名故等同。看来，矮人侏儒一词，亦得于小马距虚。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三国史记》里，发现了一匹高句丽神马，名字叫驱骊。

大武神王三年（公元20），“秋九月，王田骨句川，得神马，名驱骊。”五年（公元22）春二月，王攻夫余，大雾弥漫，“失骨句川神马”，三月，“神马驱骊将扶余马百匹，俱至鹤盘岭下车回谷”，返回了高句丽老家。

骊，《集韵》注“凌如切”和“朗候切”，读“驴”或“楼”。从娄之字，多读上述二音，比如菱蒿，今江苏高邮一带叫“吕蒿”，山东及辽东一些地方叫“柳蒿”，此亦古代方音遗传的读法。骊、虚叠韵，音值相近，驱骊，音读“驱驴”，显系距虚的音变，而与句丽读音更近。驱骊和距虚是同一种动物，当然也应该是驴骡之属，《玉篇》：“骊，马类。”《集韵》：“驴，《说文》‘似马，长耳。’或从娄。”驴、骊原是一字。又云：“骊，马类，一曰大骡。”这里我们注意到驴的另一个名称：骊，《玉篇》：“骊，驴子。”骊和驴，都是形声字，马为形，离、丽为音，高句丽之丽作骊，释为黑马欠妥，不过是骊一样的驴般小马果下而已。

无论距虚、驱骊、果下，都是同音异书，最初应作朱离或句丽，由于史家被其动物属性迷惑，拟音字虽无大变，选字却多了马旁，于是古老的史料掩上了扑朔的云雾。好在从读音上，我们又瞥见了雾底的真实。句丽被写作句骊或驹丽，原来皆因距虚之故，而距虚，又是借用了朱离之名。需要强调的是，作为族名的朱离（句丽）和作为马名的距虚（驱骊），有本有末，说高句丽源于马名，乃本末倒置。

六、余论

现对高句丽名称相关的另外一些问题，再做简要讨论。

1. 季厘、季狸、季禺

《山海经·大荒南经》：“有人食兽，名曰季厘。帝俊生季厘，故曰季厘之国。”《山海经》中的大荒经，所指地域应是现今东北地区，时至今日，黑龙江地区还有“北

大荒”之称。季厘，当是朱离（句丽）的摹音。季与朱（句）音近，厘与离（丽）声同，季厘之国，音读便是朱离之国或句丽之国。《左传·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座、仲熊、叔豹、季狸。”注：“狸，音厘。”郝懿行注《山海经》“季厘”，疑即《左传》“季狸”。如依音韵分析，季狸当季厘不误。《山海经·大荒南经》另记季禺之国：“有季禺之国，颛顼之子，食黍。”禺、渔同音，前引渔阳作狸阳之例，证季禺即季狸或季厘，三者皆是句丽的同音异书。季禺相邻国家“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有卵民之国，其民皆生卵。”郭璞注：“即卵生也。”地域相邻，风俗必当互相影响而有所融化。高句丽头插鸟羽的习俗，不就是羽民“生毛羽”的形象吗？高句丽始祖朱蒙同卵民一样，不也是卵生吗？季禺与句丽不仅音近，习俗也大同，两者视作一者，当不为妄断。现在的问题是，季厘出于帝俊，季狸出于高辛，季禺又出于颛顼，三者祖源似不相同。其实，帝俊就是帝喾高辛。《初学记》引《帝王世纪》：“帝喾自言其名俊。”《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云：“帝喾名俊也。”俊即俊，俊鸟就是凤，实为日中踆鸟，季厘视之为祖先，犹如高句丽的日崇拜，无非表明他们是太阳的子民罢了。《史记·五帝本纪》又云：“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正义引《帝王记》：“自言其名曰嵒。”嵒，音鸡，高辛自己称嵒，和那凤鸣“即即”不就是一回事吗？关于颛顼，我们后面将多用笔墨，谈谈他和高句丽的关系。季厘食兽而季禺食黍，似乎两者经济形态不同，其实，这是对同一民族两种经济形态各有侧重的记载。高句丽居于大山深谷之中，“少田业”，“习射猎”，不就是既食黍又食兽吗？

2. 高与颛顼

句丽就是朱离，那么，高句丽三字连读，又当何解？傅斯年曾在《东北史纲》中说：“高句丽之高必与句丽是二词”。这是一个深有见地的观点。高丽和句丽，最初不是高句丽的省读，高丽是一个部落，句丽则是另一个部落，两个部落由于族属相近，地域相邻，拥有共同的图腾崇拜和祖先，融合后方称高句丽。较早文献记载高句丽，常常分作高丽和句丽，从中似可抓掠到一些蛛丝马迹。高句丽本有五部，《翰苑》注引《魏略》：“五部皆贵人之族也。一曰内部，即《后汉书》桂娄部。”又云：“内部姓高。”《后汉书·高句丽传》：“本消（涓）奴部为王，稍微弱，后桂娄部代之。”涓奴部很可能就是句丽，桂娄部姓高，无疑就是高丽，桂娄和涓奴的融合，当即高丽和句丽的统一。桂娄部取代涓奴部行使王权的时候，可能将本部族“高”姓冠于“句丽”之上，于是有了高句丽之称。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设玄菟郡时，便有了高句丽县，据此，两部融合的时间不会太晚。西汉后期正式建国时，号称高句丽，以高为氏，不过是国名对族名的继承，从而又作强调罢了。

我们说离、丽相通，其意为日，高丽当即高阳。我们考句丽（朱离）也是日的意思，高句丽亦即高阳。颇疑高句丽与传说中的颛顼相关，颛顼亦号高阳。《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索隐引宋衷云：“颛顼，名，高阳，有天下号也。”又引张晏云：“高阳者，所兴地名也。”传说颛顼小时候，曾在东方海边辅佐少昊建立鸟国，后来成了北方天帝，死葬大荒之北的附禺山，应是东夷集团